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五

政術部二十四

勸賞 賞戰功 賞諫臣 賞政績
賞舉賢 賞和戎 賞死事

辭賞賜

僭賞

俸祿

世祿

祿不兼利

勸賞一

原賜魏絳歌鐘 給周瑜鼓吹

左氏江表傳記

賜車蓋以

勸有德 賜牀帳以顯節義

漢書循吏傳襄陽記云

增獻納

儉素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二年三月皇孫誕育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



天下周旋艱險房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
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弼朕之違者惟魏
徵而已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又曰高宗龍
朔元年幸司空李勣第歎其服用儉素恩賜極厚立

木

懸金

史記曰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木於市南
門募人徙至北門者賞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遂與五十金以示其不欺也

又曰呂不韋為相稱仲

父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

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

客有能增損一

盡節

輕死

孔帖曰鄭補唐中宗時
歷右補闕默啜入寇上

字者予千金

疏以為治內可以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又曰魏元

忠上封事賞者禮之基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

士輕

物百段

絹百尺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二年
始平人宗士胙負米一石委

其死

於太倉而去云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物百段又曰
後唐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四年愚病明宗令
中使宣問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散氈而已帝曰嘻
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尺錢百千幃帳
什物一
十三事
麥千石
絹十匹
冊府元龜曰劉瞻為涪州
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為寇
鄴城悉陷維瞻獨守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匹米
麥千石頒其將士又曰開元五年勅蒲州童子吳豸
之薄綴小篇兼紀古事不稍優異無申獎
勸宜賜其父絹十匹令更習學使有成就

以成光寵

冊府元龜曰蕭瑀武德初為內史令奏便
宜數十條多見納用高祖手勅曰得公之

特存社稷

言特存社稷今賚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為推退也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詔曰儒道惟
百王之政元良乃萬國之貞屬太學舉賢賓虞貢士當
其謁講故行齒奠所以弘風闡教尚德尊師宜有頒錫

以成光寵

固守清儉

不營產業

冊府元龜曰王丘為禮部尚書致仕丘雖歷要

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餽遺第宅與馬稱為敝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帝聞而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才累升茂秩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特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周給之宜激勸攸在其俸祿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又曰盧懷慎為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玄宗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始終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詔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石

勸賞二

原賞于國

易

賞必加功

商書

崇德

武成

賞一人而千

萬人喜

太公金匱

無賞士不往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賞者士

之所死

輔義為上賞

報功

禮記大傳

先賞後罰

禮記

慶

賞賜予民之所好誅罰殺戮民之所惡

韓非子子罕謂宋君

賜

之千金

管子

晉侯行賞狐偃為首

史記晉世家曰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

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

事之利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進賢受上賞

鵬冠

賜舟人田

尸子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左傳蔡聲子

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惡

左氏

賜汶陽田

左氏

賞一

人而天下勸

傳子

賞者貴信

韓非子云公孫鞅治秦

襄子賞功

高赫為首

韓子

賜雲夢田

宋王集小言賦

賞重則民移

呂氏春秋

教我以善為次賞

數舉吾過為末賞

並呂覽

有功

必賞士死赴厚賞

新語

賜衣冠見

淮南子

賜獨坐

顧啟

期

賜高蓋車

淮南先生

賜齊駟車

吳志

增勸功勸勇

孔帖

云陳子昂八科六勸賞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

弘益思遠

冊府元龜

云開元二十年北巡狩祀后土詔裴光庭蕭嵩弼亮朕躬弘益思遠不有優異何殊等夷加階賜爵之外各與

一子官仍各

兼賜少物

又云鄭少微為刑部侍郎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因聽政問

賜物三百匹

京師因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詔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雖化源自遠亦欽卹使然其鄭少

微等一十七人各賜一中上

表忠節

又云張建封為徐泗節度使貞

考仍兼賜少物以存勸賞

元十三年入覲將還令高品中使齋嘗所執鞭以賜之

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以朕久執用故以賜

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

一級賞千萬

孔帖云竇易直字宗元為宣歙

獻詩一首以自警勵

浙西觀察使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前部將王國清謀

亂易直攝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謹入獄纂取之易直

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眾喜

賜裘帽

長編云太

祖將帥發京師時京師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

貂裘帽曰我如此尚覺寒西征將帥衝犯雪霰何以堪

處即賜裘帽遣中黃門驛齎

賞以酬勞

合璧事類云太祖時臣下

立功當遷上素嫌其人趙普曰賞以酬勞古今

之通義也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悟可其奏

賜第

一區

翰苑新書云康定間高澤自號安業處士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後文彦博言澤經術該通有高

世之行可勵風

鼓舞豪傑

合璧事類云蘇軾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則

俗賜第一區
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
否則日拜卿相而人不勸

賞戰功一

原視功

昭福

凡賞無常輕重視功
子孫不忘昭舊福也

狄臣千室

畢

萬百乘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注獲

狄土救伯氏之功伯氏謂林父也
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畢萬

于奚請曲

縣皮初輔太守

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

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劉弘為荊州奏皮初有戰功請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是名郡

宜慎選不

獻俘命為侯伯平羗更受勲賞

晉侯獻楚俘於

王王命為侯伯

晉馬隆字孝興募人討羗梁州平將

加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受揚

班駁曰前少加爵命為引誘也今

軍完不得以前授塞後功從之

有勲而不廢有

績而不載

加重賞也謂書功於冊載

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

器

奉賜也弓旌斧鉞

旌之以車服

明之以文章

戎輅之服文章旌

捷無虛月賞不踰時臣節在勞國章懋賞

不酬盡敵之功

何勸能軍之善

增銀瓶

鐵券

冊府元龜曰元和十五年邠寧節度使李光顏來朝帝以光顏功冠諸將及徐泗李愬克平淮夷故皆召赴闕帝御麟德殿宴光顏及愬各賜錦綵五百匹銀瓶盤等五事衣一襲馬一匹又曰郭崇韜自莊宗嗣位為中門使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功也莊宗至汴州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節度使進封

郡公賜鐵券

金皿

銀帶

孔帖曰泉男生字元德擒高麗詔遣子齋手制

金皿即遼水賜勞還進右衛大將軍賜寶器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招討王晏球獻曲陽之提令

殿直陳知隱押銀腰帶

帷帳

米粟

孔帖曰令狐彰字伯陽移壁杏

鞍轡賜北面立功將校

園渡思明遣薛友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義皆死力破

友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人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

毫魏博節度使又曰李祐以

金甲

寶帶

孔帖曰張長遜

功還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穀

值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合璧事類
曰契苾明征吐蕃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賜錦袍寶

帶他物

繁夥

破吐蕃

下武強

冊府元龜曰開元九年郭知運進封太原郡公賜物

三百匹錢三十萬銀四百兩白道恭進封清涼縣公賜
物二百匹錢二十萬銀二百兩杜賓客封建平縣開國
男賜物二百段銀二百兩錢二十萬並賞破吐蕃之功
也又曰元和十一年正月詔討鎮州王承宗乙亥幽
州奏破下武強縣二月以內
庫繒絹四萬匹賞幽魏戰士
輒引兵先陷陣

上詳金甲

注冊府元龜曰乾化元年帝駐相州以左親騎指
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

降世充

平公祐

唐書曰太宗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
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獻俘於

廟高祖賜袞冕金輅雙壁黃金六千斤前後鼓吹九部
之樂班劍四十人冊府元龜曰河間王孝恭高祖從

父兄子也平輔公祐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

太常備樂有司

供饌

冊府元龜曰德宗興元元年副元帥李晟討朱泚既收復京城以露布聞帝覽之感泣曰天生李晟

為社稷萬人不為朕也拜晟司徒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林園女樂八人晟入所賜甲第帝令宰相及諸將會送是日特賜京兆府供饌具鼓吹迎導集宴又令太常教坊備樂又曰詔靈州大都督渾瑊入所賜太寧甲第特賜女樂五人及錦綵銀器等物乃令宰相節將會送有司備樂供饌

淮陽陷陣

江夏斬關

冊府元龜曰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從太宗擊宋金剛先登陷陣時年十五

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又曰太宗親征高麗江夏王道宗請將百騎覘賊往還期一月遂秣馬束兵備歷險阻及還賊已引兵過長城斷其路道宗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太宗歎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扶珪綴組

縮衣節口

韓愈聖德詩曰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杜牧燕

將錄日今天子縮衣節口以賞戰士

賞懸香餌 令布疾雷

柳宗元文

賞戰功二

增彤弓

詩序云彤弓天子賞有功諸侯也

原門征

酈班敗狄宋以門賞之使食其征

命服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

軍

賞

不踰月

死事

死王事者賞之

次賞

天石之難汗馬之勞

厚賞

功多者

增言賊虛實

孔帖云劉世讓授總管率兵拒薛舉與弟寶皆歿於賊秦王方屯高壩世讓密

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

下迴洛城

冊府元龜曰黃君漢武德初為行軍

總管後從太宗擊東都別下迴雒城

及東都平賜黃金百兩雜綵千段

黃金瓶

唐書秦瓊傳云

從破尉遲敬德功

賜御膳

冊府元龜云江夏王道宗為吏部尚書太宗討高麗

多帝賜以黃金瓶

賜宮

為前鋒大破賊兵太宗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

賜宮

人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為之針賜以御膳

女又云長孫順德自起義兵拜統軍從平霍邑破

金

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太宗踐祚特賜以宮女

銀一篋

孔帖云尉遲敬德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賜金銀一篋

拔

太原倉

又云竇宗從劉文靜擊屈突通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賜物五百段

平江南

又云

李靖平江南賜物千

脫衣解馬

又云羅士信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脫

段奴婢百人馬百匹

衣解馬

十三人破賊萬

又云王君廓從戰東都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

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錄一百段

廷中乘馬

又云王君廓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帝賜所

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

女樂一部

又云實抗東都平賜女樂一部

賜宮人

又云

李君美從破宋金剛于介休加驃騎將軍賜宮人

賜上馬

冊府元龜曰梁建方為右武侯將軍

貞觀二十二年擊松州蠻破之振旅而還太宗勞其勤瘁賜以上駟

賜宜君田

孔帖云元結祖

仁基從太宗征遼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

不可勝紀

冊府元龜曰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

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紀

名馬錦綵

又云曲環天寶末為果毅別將德宗嗣位吐番大寇劍南

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還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錦綵

宮

錦十雙

冊府元龜曰張萬福代宗時為和州刺史賊將康自觀擁兵而東萬福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

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殫私財

孔帖曰馬燧字洵美田悅反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

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

命珪相印

韓愈賀裴晉公詩云西來

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

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

別出器幣緡錢

合璧

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事類云太祖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守王全斌授武寧軍

節度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太祖謂曰朕

以金陵未下嘗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今江南

賜排

既平還卿旄鉞又別出器幣緡錢數萬賜之

陣使

翰苑新書云真宗親征澶淵幸北寨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賜襲衣金帶鞍馬

解御帶

治跡統類云皇祐中孫沔為將平儂智高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賞諫臣一

原拘介不言

貪昧妄舉

晉王沈字處道遷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

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碧曰上好下應今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

沈從之

不匡其訓

能弼宜遵

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注臣不正

君服墨刑

能弼

增魏徵諫

南仲疏

冊府元龜曰貞觀六年長

其違宜遵賞典

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善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又曰姚南仲為右補闕大歷中將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過章敬寺後行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具疏非宜代宗覽表歎

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

大寶歲

迴文銘

冊府元龜曰張縕古

時加五階宣付史臣

貞觀初自記室直中書省以太宗即位上大寶歲深存規戒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又曰周世宗顯德二

年太子少保王仁裕進迴文

錦百段

金十斤

冊府元龜

金鏡銘上善之賜帛百匹

曰表利貞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王公以下及朝集使

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

疏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

御之所帝從之改問麟德殿至會日帝使侍郎薛元起

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賜無以獎

勸賜百段錦綵又曰商侑為刑部尚書初鹽鐵度支

使屬官悉得以罪入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

數不時決侑奏許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

聞許之賜黃金

宜相告也

何處得來

冊府元龜曰
玄宗東巡謂

十斤以酬直言

環曰卿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錐邑為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環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宋史歐陽修傳曰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承瓘

立碑守一築墳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十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論吐突承瓘

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大開悟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不知此為損我翼日又面賜紫衣金魚親為絳擇良笏又曰宋璟開元初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諡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帝從之謂璟等曰朕每事嘗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更無反

逆頗有箴規

冊府元龜曰姚元崇為夏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則天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

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勸相牽咸自承服不有寬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者皆是自誣今日已後

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

所說甚合朕心使高品官送銀千兩賜之又曰魏知古玄宗時為侍中先天元年獵於驪山之下知古上詩

諫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美歎頗有箴規敝予不逮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如

此鹽酒報以藥石

玉海曰後魏崔浩論事賜御繅醪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

如此鹽酒孔帖曰高馮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報之

賞諫臣二

原威王三賞

齊威王下令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上賞

下賞 增由此重郅都 史記云郅都者揚人也孝景時都

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

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 原張實三賞 晉張實字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安遜下令

國中曰有面刺孤者酬以東帛翰墨陳孤 增無所諱

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致以羊米

孔帖云孫伏伽武德初上言事帝大悅曰伏伽至誠慷慨

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賜帛三

明珠照乘豈比來言

冊府元龜曰薛收為陝東道大行臺武德六年

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

所陳實悟心膽明珠照乘豈比來言今賜卿黃金四十

錠以酬雅意

不宜以東西為限

孔帖云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

以四海為家不宜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錢十萬

有臣如此朕何憂

孔帖云李大亮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太宗

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

朝夕瞻

訂千金今賜胡瓶雖無千鎰乃朕所自御

仰政要云貞觀三年魏徵上書賜金甕一口十三年上疏漸不克終十條太宗謂曰列為屏障朝夕瞻仰賜

黃金十斤

得公言社稷所賴

孔帖云蕭瑀宇文遷遷

廐馬二匹

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賜黃金函

有回天之力

唐書

太宗治洛陽殿張元素上書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向平東都陛下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

歌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直言未忘

合璧事類

云唐休璟授酒泉郡公帝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封邑戶三百

減廐

馬千匹

又云張文瓘龍朔中為東臺侍郎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征討四夷廐馬萬餘匹倉庫漸

虛文瓘進言曰昔秦王漢武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百姓不堪其敝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

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廐馬千匹賜文瓘繒錦百段

諫捕鵠鵲

孔帖云倪若水

為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捕鵠鵲上疏諫手詔答曰言念忠謹深用慰喜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賜餘醪酒

唐書李絳傳云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還奏不為災絳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

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

何愛一官

帖孔

云魏謩為拾遺屢有獻納詔曰謩雖居位日淺

賜白

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補闕

玉帶

資治通鑑穆宗紀云初朝廷易置魏鎮帥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

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

地震上疏

又云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北京地震左補闕李詳上

疏帝甚嘉之賜詳四品章服

論事無所避

治跡統類云慶歷中賜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

蔡襄歐陽脩五品服而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賞政績一

原汝南之帛

遼東之錢

漢書鳳凰集於新蔡詔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東觀漢記

祭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
副儲世祖嘉其功賜錢百萬

增幹局 公平

冊府元龜

曰宇文節為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
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

二百匹 又曰鄭王元懿高宗子總章中為絳州刺史

元懿頗好學屢斷大獄甚有公平之譽高宗特降璽書

褒美賜物

三品 五階

冊府元龜曰韋堅天寶元年
為陝西太守充水陸運使及

三百匹

江淮租庸轉運等使堅以漕運通於京師歲益鉅萬乃
召水工於苑東望春樓下穿潭以通舟楫既成而玄宗

親幸望春張樂宴羣臣堅素備山東船數百艘於潭側

每船皆標榜曰某郡船船中悉貯本郡貨物連亘數里

觀者如堵帝甚歡詔時加三品 又曰崔灌為豐州刺

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

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實應二

瑞錦 銀章

孔帖

年優詔特加五階仍賜兩季俸祿

曰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 冊府元龜曰王正

雅為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
強扶弱政甚有聲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

衣

一副 絹百匹

冊府元龜曰魏知古玄宗先天中罷相
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為稱職手

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
本革弊忘私徇公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衣一副卿
以示懷 又曰徐堅為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
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簡事綴

文玄宗自定名為初學記
撰成以獻賜堅等絹百匹

興利

除苛

漢書曰召信
臣為南陽太

守戶口增倍盜賊獄訟哀止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荆
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十斤遷
河南太守 冊府元龜曰後唐孫岳天成初為潁州刺
史潁久不治賦斂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

里閭胥吏親問疾苦除正賦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明宗加岳簡校太保獎能政也

開漕瀆

移州城

冊府元龜曰孟簡憲宗元和中為常州刺史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

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最就賜金紫

又曰晉華溫琪

為隸州刺史以州城每年為河水所壞表請移於便地

朝廷許焉作畢

太宗賜書

玄宗題贊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為涼

使立紀功碑

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今以賜卿宜加尋閱又曰盧奐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其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奐懷慎之子

賞政績二

原厥有成績

嘉乃丕績

並書

增封之萬家

史記云威王召即墨

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譽

遷秩賜金

漢書云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遷

秩賜

賜秩中二千石

王海云黃霸守潁川連貶秩詔以八百石居官治如前賜秩中

二千

賜黃金二十斤

漢書云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

皆畏之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延年遣使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

遷河南太守賜

增賜關內侯

漢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褒之下詔曰

黃金二十斤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

賜成爵關內侯秩二千石

賜三公服

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時見嗟嘆賜

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行部去襜帷以彰有德民見榮之

增賜爵關內侯

魏志云杜畿為

河東太守十六年治常為天下最文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獨立使君

冊府元龜曰裴俠為河北

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

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君

政績可紀

又曰尉遲綱為陝州

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

因來朝賜帛

又曰令狐熙為汴州

刺史下車禁遊食決滯獄令行禁止稱為良政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賜口味

又

樊子蓋開皇中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車駕西巡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

小心不敢納賄耳
賜之口味百餘斛

賜馬一匹

冊府元龜云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為土門令勸

以墾闢歲因大稔時太宗居藩

有善政

又云王甫武德初為醴泉

撫巡北境聞而嘉之賜馬一匹

縣令有善政

賜金背鏡

唐書高季輔傳云為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賜金背鏡况

賜帛五十段

其清

以善政聞

又云徐王元禮高祖子貞觀十七年為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

鑒

勞勉賜

璽書勞問

又云營州都督河間王孝恭子也乾封中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

以銀綵

三百

表清節

又云韋崇德為萊縣令高宗咸亨二年幸許汝等州詔賜崇德絹百匹表清節

也

治術為諸使最

玉海云畢構字隆擇按察劍南睿宗嘉構脩潔獨行有古人風其治

術又為諸使最

奏課為天下第一

冊府元龜云盧從愿開元四年為蔡

乃賜璽書袍帶

州刺史為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為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匹

賞巡察之功

又云信安

郡王禕與嗣魯王道堅牛仙客等為諸道採訪使間元二十四年各賜一子官賞其巡察之勞也

賜

緋魚袋

又云韋滌為涇陽令德宗貞元二年詔曰滌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古

之循良何以邁此可檢校工部員外郎賜

廢池珠生

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一百匹馬一匹

孔帖云馬植字存之為安南都護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遷檢校左散騎常侍

表其政

又云

李從晦出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

上治狀

又云盧珣擢廬州刺史淮

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

郡中清靜

玉海云杜延年為北郡太守郡中清靜賜黃金

二十斤

賞舉賢一

原錫有功

賞無知

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三適謂之有功加錫九錫漢封陳平為戶

牖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賞無知

胥臣之舉卻缺

漢高之賞鄂

君

晉襄公賞胥臣先茅之縣曰舉卻缺之功也羣臣爭功鄂君曰蕭何功第一曹參次之帝曰蕭何雖有

功待鄂千秋而後明封鄂千秋為平安侯

急賢

懋賞

臣能進賢

君

必懋賞

難廢先茅之典

請旌刈楚之功

蔽賢失

德則必有刑

舉善援能如何無賞

賞舉賢二

增拜河東太守

史記云秦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

士也昭王拜范雎為相名王稽拜河東太守

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晉應詹疏云凡

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

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

舉主之賞亦當非次

杜氏通典云北

齊孝昭皇帝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每三年之內各

舉一人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

舉主之賞亦當非次

常何舉得其人

冊府元龜云唐常何貞觀初為

被舉之人別當擢受

中郎將馬周至京師舍於何家於時太宗正開上書之路周為陳便宜二十餘事何奏之太宗怪而問焉答曰

此非臣所發乃臣之家客馬周也召見與語深

臨終

悅之授監察御史以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

薦賢

又云劉恭甫為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匹

賞和戎

原賜魏絳金石樂

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

絳始有金

封侯公平國君

漢高使侯公說項羽乃約石之樂與漢中分天下歸太公呂

石之樂

后乃封侯公為平國

拜中大夫

漢高使陸賈賜尉佗君言能平於邦國也為南越王佗雖結箕

踞見賈賈說之曰天子憐百姓勞苦授君印剖符通使

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佗乃蹶然謝賈留與飲數月卒拜

佗為南越王稱臣奉漢約歸

徵馮夫人

漢楚王侍者馮嫪能史書

報帝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習事嘗持漢節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

增

馮夫人宣帝徵馮夫人問狀使夫人錦車持節

進封郡王冊府元龜云唐襄武郡公琛高祖為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高祖大悅進封為郡王

金奏之錫

又云鄭元璿貞觀中使突厥說頡利引軍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

遂使邊庭停警烽火不然和戎之功豈止魏絳金奏之錫故當非遠

賞死事

原養老

饗孤

周禮養死政之老注謂死王事者之父禮記春饗孤子注死王事者之子

死封疆

衛社稷

禮記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蹈白刃

衽金革

蹈白刃而死衽金革死而不厭

斂加二等

服以三襚

凡諸侯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衾斂注衾上公服齊侯令曰得弊無存尸者以五家

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屏軒直蓋親推之注云三襚先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屏軒輕車直蓋高蓋也

賜子車服

養兒羽林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召顏涿聚之

子晉賜之曰車服而朝無廢前勞隲之役汝父死焉注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以禮之羽林孤兒死王事者

之子養於羽林

利祿必先

親戚為後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

教之五兵也

者則民不偕先亡者則民可托注言不偷於死者則生者信之魏祖令將士絕無後者為求親戚為後授土

田給耕牛置師教為立廟也

死明臣節

賞表主恩

不酬繼死

之功

何勸將來之善

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

不怯死而滅名

增太尉

司空

冊府元龜云呂希倩為左龍武大將軍建

中四年德宗避難於奉天朱泚攻城東西南三面渾瑊率詔召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殺傷太甚力屈而退希倩死之贈太尉贈實封三百戶又曰高重傑為將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重傑力戰而死贈司空實封三百戶

致祭境上

追建邑封

孔帖曰周曾傳呂貢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

皆死希烈之難贈貢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又曰李翰所善張巡死節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輜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其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辭賞賜一

原委珠

辭劍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詔以其寶物班賜羣臣意得珠

璣忘委地不拜云云帝嘆之

漢景帝

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劍六不敢奉詔

辭飲

逃賞

齊公孫青聘衛衛侯以為有禮齊侯徧飲諸大夫酒曰

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注言青有善既受賞後青有罪亦

又何賞 不受功

當同受其罰也 下申包胥事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反國賞從者賞及屠羊屠羊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

羊之肆又何賞之有

不受鄩殿

反賜環辟

齊侯與晏子鄩

魯連不受功而去

殿其鄙六十邑也不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不受鄩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左傳子家子

反賜環辟

辭有先登 強而後受

齊侯賞黎彌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於府人

之暫幘而衣狸製公賜公治冕服辭固強之而後受
及將死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

而賞請還所賜終讓不受陳平請封漢王所賜輸官詳賞賜周仁景帝

再幸其家所賜甚多終讓不受子產不敢及包胥又何求子產辭賞曰臣

不敢及賞楚昭反國賞功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祭彤臨終悉

上鄭弘臨沒悉還後漢祭彤字次孫臨終謂子曰吾蒙國恩而微績不立不可無功受

賞吾死後汝悉簿上所得賜物身效死前行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帝詰讓弘收上印綬臨沒悉還賜物

增基跡不墮生日不記冊府元龜云于志寧永徽元年為左僕射嘗與右僕

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代居關右周魏以來基跡不墮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

臣之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又
曰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帝遣中使就中書賜道生
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
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
非是為國奈何受寵

冊府元龜曰隋王頌梁太尉僧辨之子其父為陳武帝
所殺頌既入隋為開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
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
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又
曰張茂昭為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來朝及還鎮
錫以女樂二人及門不使下車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
昭言於中使曰二女樂咸自宮禁非臣下所宜目覩入
覲乃臣下常禮奈何受此寵錫以啟倖門帝乃許之又
所賜安仁里
第三讓不受
自全吾志
不足過賞
冊府元龜曰權
肅立宗時為監
察御史丁憂家洪州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
馬詔徵為起居舍人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此豈受

賞之名耶 孔帖曰張萬福許果過楚州大掠節度使
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果為其將康自勸所逐目勸
循淮抄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
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
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 宜從臣始 豈時臣功 唐書曰郭
子儀拜尚

書令確讓且言自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兼數官冒進
無耻今允醜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 五

代史周太祖本紀曰趙思綰王景宗相次降隱帝勞威
以玉帶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

之臣幸得破賊豈時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社稷
撫內外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於是悉召楊邠史洪

肇等皆賜 王暖不取宮人 茂昭不受女樂 孔帖曰
王暖立

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暖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詎有嘗近帷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 下詳奈

何受
寵注

辭賞賜二

增不言祿

左傳云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

賞一人以慚萬夫義

者不取

新序云佛肸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吾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田基

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

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基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基曰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年之士

懷耻吾去矣遂之楚

不敢當三萬戶

史記留侯世家云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

闕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
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
初不服用
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經濟類編云
晉元帝以賀

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
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庀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
然其賜六尺牀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
至德循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
人臣豈敢當

此
玉海云開寶元年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嘗遣外弟劉
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齋賜之綜
曰遵誨人臣
豈敢當此賜
救災守臣職
經濟類編云宋仁宗時河
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

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
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
日為奏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

大冢葬之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遣使褒嘉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臣職也何勞而受賜元順帝命危素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及進賜金素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素曰臣有糟糠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

僭賞一

原小不受大

僭則及淫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祿賞也僭則

懼及淫人

無功受祿

無能受賜

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

詳賞賜

云云漢鄧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復賜蜀郡銅山得私鑄錢鄧氏錢因滿天下

賞奸

利淫

傳曰上賞其奸介之推

不祥

無當

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月令

無有不當

苟所賞之不當

則何勸於將來

策勲必在

於有勞

頒賞亦期於無僭

竊功而進明君不賞

竊菜而祀明神不享

增僧尼

倡優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三年封禪

禮畢至東都京兆父老及道士僧尼三百餘人詣闕拜賀共賜帛三百匹又曰穆宗即位九月幸魚藻宮大

張樂觀競渡貴戚左右洎倡優

驟賜

橫及

孔帖曰玄宗貴

角觝市肆百戲皆厚頒賜賚

妃楊氏諸姨上食樂作帝驟賜左右不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冊府元龜曰寶歷二年

賜僧維真絹五十匹維真以

不貲太過

孔帖曰蕭至忠疏陞

異術出入禁署故橫及焉

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冊府元龜曰明宗天成元年賜湯陰主簿柳承翰緋魚以帝赴難時經過

供頓之勞也然主簿賜緋賞典太過

玉玦

牙緋

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為侍中稍遷衛尉能

取悅當時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駭犀玉具綬玉玦孔帖曰沈佺期為弄辭上悅賜牙緋

爾何功

士不及

五代史曰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史弘肇肇怒曰健兒為

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孔帖曰康承訓謬言大破南詔加檢校右僕射子

弟冒賞而士不及怨

金繒已溢

束帛不免

孔帖杜牧曰戰

言謹流詳見詐功

小勝則張皇其功奔奏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歌未還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

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

又辛替

否疏曰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

不充
於錫

僭賞二

增婦翁與女壻

冊府元龜曰張垧尚明皇女寧親公主為翰林學士以主壻特深寵異許於禁

中置內宅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

士也何以處奔軍之將

孔帖曰李絳字深之吐突承瓘討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

三司絳奏承瓘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

爵賞稍易

人且偷

孔帖云蔣伸字大直宣宗雅信伸每見必咨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

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覲心亂由是生

昵寵優人

又云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神策中

尉西門季元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
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

俸祿一

增山堂考索曰孟子論周室制祿大抵自上農夫食九
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
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漢
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祿各有差其
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
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

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四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裕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

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唐俸祿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歷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

大歷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
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內官有自方鎮為八座
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宋祖
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
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於開
寶優祿養賢見於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
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目為
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

豐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奸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竭膏血之私奉谿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

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考之祖宗之制可為後世法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歷按支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元史曰官必有祿所以養廉也元初未

置祿秩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給之內而朝臣百司外而
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
有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所以養官者不
亦厚乎

俸祿二

增山堂考索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

十卿祿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卿四大夫祿

食二百八十人

大夫倍上士

食七十人

上士倍中士

食三十人

中士倍下士

食十八人

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

食九人

次國之卿

食二百一十六人

君食

二千一百六十

人小國之卿

食百四十人

君食

千四百四十人

次國之卿命於君者

亦如小國之卿

管子曰桓公為賦祿之制賦祿以粟

案田而稅

山堂考索曰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

十三等中二千石

月俸百八十斛

二千石

百二十斛

至百石

十六斛

玉海曰漢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郡太守秩成帝綏和

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

山堂考索曰後漢

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

官俸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郡縣俸各有差 又曰

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

七千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

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

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

春更頒賜有差 晉書曰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

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

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山堂考索曰宋州郡

秩俸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 通典曰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

下注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品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為二千石及侯景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惟別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 山堂考索

曰後魏初無祿秩至孝文太和八年始頒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增調三匹穀一斛九升以為官司之祿均調為二匹之賦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 又曰北齊

官秩一品每歲八百匹從一品七百匹二品六百匹從二品五百匹三品四百匹從三品三百匹四品二百四十匹從四品二百匹五品一百六十匹從五品一百二十匹六品一百匹從六品八十匹七品六十匹從七品四十匹八品三十六匹從八品三十二匹九品二十八匹從九品二十四匹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
通典曰後周置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

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衰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為四十石 又曰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 唐書曰

武德中百官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
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
取息貞觀十二年罷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令史
主之褚遂良諫乃罷復詔給百官俸永徽元年以租脚
直為百官俸料 山堂考索曰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

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俸之制

以民地租

充之京官正一品

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

從一品

六百石

正二品

米五百石

錢八千

從二品

米四百六十石

正三品

米四百石錢六千一百

從三品

米二百六十

十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從四品米二百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

千六從五品米百六十石正六品米百石錢從六品米九十石正

七品米八十石錢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從

八品米六十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從九品米五十石其在

外文武官九品以上準官皆降京官一等給冊府元

龜曰高宗永徽元年詔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宜

準致仕例給以半祿并賜緡帛通鑑綱目曰開元六

年始加賦以給官俸祕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常

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 唐書曰開元十年罷天下

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十八年復籍稅錢為本收

贏以給外官復置公廨本錢 資治通鑑曰二十四年

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敕京官

宜加給料錢初張延賞減黜官員人人骨怨是年李泌

作相請復之以從人欲 孔帖曰楊綰同平章事定府

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 會要曰宋太祖乾德四年詔

州縣之職民政是親自來所請料錢多是折以他物既

將貨易未免擾人豈惟傷廉抑亦犯禁且民為邦本祿
以代耕俸給苟或不充官吏何以知勸應天下令錄簿
尉判司等宜準漢乾祐三年勅復於中等無色役戶內
置俸戶據本官所請料錢折支物色每一貫文給與兩
戶貨賣逐戶每月輸錢五百文除二稅外與免役 王
海曰開寶三年減州縣官而益俸 又曰太平興國元
年詔罷兩京及諸道俸戶月俸並以官物給之 合璧
事類曰二年詔劍南諸州幕職官於常俸外月更給錢

五千仍許依州縣官例分舊俸之半於鄉里給其父母妻子又曰七年詔刑部大理寺官自郎中已上月俸增支二分見錢員外郎已下全支實俸山堂考索曰雍正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顧其稍食宜在優豐應内外文武臣僚等折支俸錢舊以八分為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給之合璧事類曰端拱元年詔今州縣之吏最為親民俸祿至微先是除西川東廣南外諸道州府幕職州縣官俸錢三分中二

分給以他物自今以緡錢給其半餘以他物充 玉海
曰景德三年增畿縣俸 合璧事類曰天聖九年詔吏
給職田所以惠養廉節也比詔有司皆從停罷勤事之
吏祿薄不足自養朕甚愍焉其議復職田 又曰慶歷
四年詔巡檢縣尉月俸並特給見錢 玉海曰熙寧三
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 又曰四
年增令錄曹官簿尉俸

俸祿三

原是荷

爾康

詩百禄是荷又福禄爾康

稍食

秩膳

周禮均其稍食稍食

禄廩也

天子

厚賢

底德

厚賢倍禄底禄以德

斗食

寸

諸侯有秩膳

禄

薛宣字貢君為大司農斗食注禄少計日一斗為數

助婚

贍貧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

越舊無婚姻延以年齒相配貧者省俸助成之黃香為魏郡守分俸禄賞賜班贍貧者豐富之家各出義穀

云

辭宰粟

給吏錢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禄

法所當受無得讓

盖寬饒廉直志在奉公俸錢半以給吏人為耳目之事

士倍禄

民

興讓

禮記武王克殷庶民弛政庶士倍禄人而賤禄則民興讓言尚賢而不吝禄位

貴

非后

不食

則君有饋

書惟賢非后不食食禄也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

禮記仕

寡君見在臣位與祿同也君有饋臣之道也

以制其食

以勸其從

制其等級

傳制為祿位

益游徼祿

益小吏俸

趙廣漢為京兆奏請益長

以勸其從也

安游徼獄吏秩百石注增秩以勵其行也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人漢宣帝詔今小吏勤事

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注云舊一石者則益五斗也

伐冰之

家

上農之祿

有采地不畜牛羊人凡下士祿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周禮上農夫食九

馭貴馭富

受大受小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爵公侯伯子男至於大夫士也下見前僭賞

人浮於食

祿當其位

禮記

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過也言寧使已才過於祿不使祿過其才示不貪也月令

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

位定而祿
事成乃食

禮記位定然後祿之
下詳以功詔

注祿

亦奉一囊粟
纔留一月糧

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云云
五倫為會稽守俸纔留一月糧餘皆與民之貧羸者

始聞刈楚之榮

俄見伐檀之刺

雖祿不期侈懼

膏粱之易驕

而食不充虛豈匏瓜而可繫

增少給

倍俸

孔帖曰常衮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議增給之時韓滉司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滉惡司業張

參衮惡詹事趙基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衮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之上
又曰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

上疏

封詔

孔帖曰宋朴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

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

又曰崔植時皇

貿易

甫鑄判度支建言減百官俸廩植封還詔書

出舉

上詳第二條

孔帖曰高季輔上言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

民化之競為鉅力宜加懲草

勸士

貴人

禮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又曰貴人而賤

祿則民

責功

推恩

唐書源乾曜傳曰議者言國執政不崇異無以責功詔中書門

興讓

下共食實封戶堂封自此始

又曰真宗祥符五年詔

眷惟多士共贊昌期念盡瘁於在公宜推恩於賦祿今

定加文武

貶秩

益俸

玉海曰制秩之權有三或升秩以答勲勞或加秩以示恩

職官月俸

義或貶秩以責功效蘇武為典屬國升中二千石蓋升

秩之例霍光增符璽即秩二等蓋加秩之例黃霸還願

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貶秩一等
等蓋貶秩之例

下詳第二條

不宜辭

奈何言

府冊

元龜曰常袞代宗大歷中掌樞務頗求清儉之稱故事
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家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
又將固讓堂廚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
賜所以優賢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又曰周世宗
顯德四年司空李穀扶疾見於便殿請辭祿位帝怡然
以勉之且曰譬如家有四子一子有疾棄而不養非父
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
分義斯在奈何以祿俸為言哉穀愧謝而退

賜博

士給司徒

上詳第二條

冊府元龜曰文宗開成四
年詔曰司徒裴度盛有勲烈累任台衡以

疾恙未任謝上須加優異其
俸料宜起今日便付給所司

俸祿四

原不家食

易

退食自公 祿不期侈

侈不與祿為期而自然侈

不當

月令季秋收秩祿之不當注不當私所增加也

營祿

營其寵祿

干祿

難

得易祿易祿難畜

禮記曰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

易祿乎

以功詔祿

以功詔祿以久為奠食食稍也既爵乃祿之者事成乃食之

以

庸制祿

周禮

增司祿

又云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書社三百

荀

云管仲書社三百

原不言

傳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後其食

事君敬其事而

後其食食祿也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史記魏成子食祿於魏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

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

增食田六百畛

戰國策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

畛

以相秩居淮陽

漢書云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原父子不受

張安世字少孺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至於得數百萬計上

妻

子不及

周堪仕郡縣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

羊陟計日受俸

陟為河南尹云

云

楊秉計日受祿

楊秉字叔節豫州刺史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桓

帝減公卿已下俸

賁王侯相占賣關內侯

增頗減隋制

唐書云武德元

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

諸王俸給

薄

孔帖云諸王俸給薄於帝子至數宴之大臣莫敢言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給功臣二十六家

冊府元龜云神龍二年制功臣段志玄等二十六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

復太平舊制

玉海云揚綰定州府官月廩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月千緡

而山劍上州刺史止數十

折為布帛

孔帖云陸贄請但據羣臣月俸

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

等各依錢數多少折為布帛定數某官

致仕者以他

給俸絹若干匹明立條例便為常制

充

玉海云淳化元年詔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

始議增

給

又云自唐貞元四年定百官俸至天祐中止給其半梁開平三年始全給唐同光復虛折周顯德三年復

給實錢宋朝約後唐所定數真

宗承二聖恭儉之餘始議增給

俸祿五

增表唐高季輔表曰仕以應務亦以代耕外官卑品猶

未得祿既離鄉井理必貧煎但妻子之愛賢達其猶戀
懷饑寒之加惠罕全其行若不卹其匱乏難欲俾其
清儉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不
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酌
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效則庶官畢
力物議斯免

世祿一

原鮮克由禮

謂非不朽

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
范甯之祖自虞為陶唐氏夏

為御龍氏商為承韋氏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不朽之謂乎穆叔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增膏梁華腴

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梁有令僕曰華腴

三世僕

射八葉宰相

錦繡萬花谷云唐高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人榮之又曰梁蕭氏興江

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

有闊步緩視

保貴持寵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闊步緩視

藝文類聚曰惟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相門有相卿門有

卿史記孟嘗君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卿相

三世

僕射四世司徒

記纂淵海曰晉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唐書曰袁明遠祖滂為漢

司徒自滂至明凡十二世
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袁安四世

荀氏六代

山

肆考曰東漢汝南袁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太尉湯子逢為司空逢弟隗為司徒四世五公又曰荀

氏家傳惟我先至於有晉文物益朝衮衣暉煌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五世執政

三

葉為相

山堂肆考曰宋五世執政一家呂文穆蒙正與從子文靖公夷簡夷簡子惠穆公公弼正獻公

公著及曾孫舜徒五世俱執政也

又曰孝宗朝史浩

字直翁寧宗朝浩子彌遠理宗朝彌遠子嵩之三葉皆

為相

四世五吏部

三代四學士

山堂肆考曰劉宋謝莊與子肱肱子淪淪

子覽覽孫溫四世五人為吏部

又曰于志寧字仲謐太宗時十八學士中一人也曾孫休烈休烈二子益肅

三代四

鍾石享於祖考

帶礪傳於子孫

唐文粹

張

學士

氏之七葉貂蟬

揚家之四世台衮

李翰王侍郎贊曰魯三桓之子孫鄭

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衮

王氏之琪珪玕

瓘器盡璠璣

韓氏之綜絳緝維才皆經緯

錦繡萬花谷曰翰林

學士彭乘不訓子弟范宗翰上啟責之云云

世祿二

增賞延

尚書云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文王治岐

孟子云文王治岐仕者世祿

不世官

春秋胡傳云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

世爵乃世祿世

祿或世爵

文獻通考葉氏云古者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

諸侯有功德亦入為公卿是內之

世篤忠貞

尚書云王曰君

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世其官邑

詩疏云古者臣有世功世

其官

譏世卿

公羊傳云春秋譏世卿

原守官之嗣

左傳句也先君守官

之嗣注范宣子言

執政之嗣

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

嗣先君之守官

增號萬石君

史記云石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原以子為

郎

漢徵馮唐年九十不能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

增世及之私

范曄論云漢迄

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有抱關之怨

原為子求

官桑弘羊自以為國興筦榷之利伐其功
父任子為

郎漢公卿子多以父任為郎王吉曰禹湯不
用二公之世而舉臯陶伊尹請除任子令

增中二

千石十四人

錦繡萬花谷云鄧禹自中興後
累世寵貴中二千石十四人

能守家

風

記纂淵海云東京楊氏累代宰相為漢名族袁氏車
馬衣服極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傳龜襲紫

漢書云

公慚卿卿慚長

山堂肆考云漢太
丘長陳寔子鴻臚

紀紀子司空羣羣子僕射泰四世仕於漢魏二朝
而其德小減時人語曰太丘四世公慚卿卿慚長

四

世為本郡

又云畢安敬仕元魏為兗州刺史子元賓元
賓子祖暉祖暉子又雲四世為本郡太守

三世掌制誥

唐書云自李德林至百
樂安期三世掌制誥

大許小許

杜牧

集云大許公為相於武

三相張家

孔帖云張嘉貞張延賞張弘靖皆為

后朝小許公佐玄宗

相世號三

三世金吾

山堂肆考曰唐田仁會與子歸道歸道子延賞三世並為金吾

相張家

大將

父子俱擁旄節

元稹田弘正墓碑云近世勲元貴盛者無如李郭然汾陽西平

猶不得父子並為節度而弘正父子俱擁旄節

祿不兼利

原織蒲

拔葵

臧文仲妾織蒲仲尼曰不仁史記公儀休相魯茹葵拔園葵而棄之見家織

布出妻焚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免官爵

勵廉恥

貢禹欲約近臣目諸

曹郎侍中以上家無問私販賣與人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魏王昶陳五事欲令官食祿勵以廉

耻不私與
百姓爭利

伐冰不畜

受祿不爭

禮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 董仲舒曰

天之分與其畜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
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

田則

不漁 仕則不稼 增不市樵米

罷鬻園蔬

孔帖曰
尹知章

轉國子博士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中計
知章曰如爾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
問奇類林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
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不動於末 各有所專

董仲舒天人策曰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然後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陸贄奏議曰國之紀綱在於制
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
此王者所以節
財力勵廉隅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五

謹案第八頁前四行擊松州蠻破之刊本州訛外
據唐書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乃臣之家客馬周也刊本臣訛
陳據冊府元龜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貢生

臣

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

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六

政術部二十五

刑法總載上

刑法總載上

原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

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共工
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啓即位有

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於社

載木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

殺

後又作禹刑

殷作湯刑

晉叔向曰夏殷作刑皆叔世也

洎紂無道

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

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

人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

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

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

雙言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

之殺人者陪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過訟

者告而誅之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

於舂槩

舂人槩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凡箕子爲之奴罪隸奴也徒坐沒入縣官者

凡

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也

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髡

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

守門

黥面人無妨禁衛也

劓者守關

以醜貌遠之也

宮者守內

人道既絕於事便也

刑者守圜

驅禽獸無急行

髡者守積

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剪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

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

穆王享國百年旄荒命呂侯度作刑

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多於初制

五百章

其後又作九刑

正刑五及流贖鞭扑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

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

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

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

以其殺出子

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爲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

而立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爲

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者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
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爲屬籍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
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令旣具未布恐人之
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

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

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

人莫敢議令甘龍杜鵲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

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

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大治

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

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始皇即位遣將成矯擊趙反

受之以相秦具魏

代語中

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

十人皆梟首

懸首於木上曰梟

車裂狗賊其宗輕者爲鬼薪

取薪

給宗廟爲鬼薪律

曰鬼薪作三歲

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

詩書及偶語棄市

禁人衆語畏其謗也

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

城旦四歲刑也

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去始

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

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

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
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
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漢高帝初入咸

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及盜抵罪

傷人有曲直盜賊有

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

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

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

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

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髡完其形髡鬚曰耐杜

林以爲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彫爲耐言耐罪
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頰傍毛也音而後以三

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攬撫秦法

攬撫謂取拾

取其宜

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廢

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

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惠

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

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内外

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公孫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白粲坐擇米使正白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爲粲皆二歲刑也

當刑者完之

不加肉刑髡鬻剃也若參及之言也除挾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

書律

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

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人有

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

孥子也秦法一

罪疑者與人

從輕斷之

於是刑罰大省斷獄

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

者完爲城旦舂

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鉗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

髡者完之矣

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

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

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

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隸

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

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是後外有輕

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答五百

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景帝制改定律答五百曰三百

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及吏諸有秩皆受其官

屬所理所行所將

行謂按察夏孟反

其餘飲食計賞費勿論他

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爲盜吏遷徙免罷受其故

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

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

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其後罷磔曰棄市

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

令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

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

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

師侏儒

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

當鞠繫者頌繫之

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

罪死欲腐者許之

如腐木不生實矣

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

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

曰百其定箠令

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

笞

臀

先時答背

畢一罪乃得更人

更人更易行笞人

自是笞者得全然

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

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緩深故之罪

考武欲急刑吏深害乃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

急縱出之誅

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深之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蕭何叔孫通張湯趙禹合

撰律六十篇

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比以例相比況

文書既繁主者不能徧

覩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

父母皆勿坐

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藏匿罪人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

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

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
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劣弱老眊
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
誹謗抵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
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人八十曰眊言
老昏暗也七歲
曰悼言未成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更
若死亡可哀悼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勅百僚婦女非身
犯及男子之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

捕他皆無得繫

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

其當驗者即驗問

就其所居而問

之定著令

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爲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

如之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

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

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
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乎武帝值中國全盛
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
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不
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
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
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
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帝時

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
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鉗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
之禁又除文致詰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鈎校律令
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

鈎由勘也音工
候反溢出也

曰今律令犯

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
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
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
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

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安帝
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畧依
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以省請讞之弊又

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

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赦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

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
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
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

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
脩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記鈇左右趾者易
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
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

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
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聽以
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

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頃刻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

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司馬景王輔政時

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

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

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

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

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

族之誅既醮之婦可隨夫家之罰云云

程咸議詳見後

於是有

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本注煩

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

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命賈充定
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
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元凱散騎侍
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頴都尉成公綏尚書郎
柳軌及吏部令使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
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
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
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令二十篇六百三

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
從中興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
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
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
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
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
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
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

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
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
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
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
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駿又注律表上之
東晉元帝爲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
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云云是時帝以
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臈故

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証父死
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
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
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
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
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
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是元康以來事故薦
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

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

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
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詞便足
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
宏上疏曰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死太重請加主
守至十匹常偷至五十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
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
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

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
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
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
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
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
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
嚥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
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

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殄滅 梁武帝制依

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

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
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廢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
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
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
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又有四歲刑男
子四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
男子二十四匹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
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

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
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
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
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
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
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
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
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

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
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
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
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
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
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
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
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

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韃

反之古

不去廉皆作鶴

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
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
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
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
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
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韃
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

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
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靺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
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
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
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
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
補兵遇赦降死贍面爲劫字髡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
又謫運謫配材官治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

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爲差其犯
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
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
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
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
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
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
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

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
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
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 陳武帝令尚書

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
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
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
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
入役不爲年數不在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

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以土爲塚
高一尺上負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
及杻上塚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一行鞭凡經鞭
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
一等鑕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鑕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
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
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
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鑕亦

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

械及拳手焉

拳音拱兩手曰拳

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

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

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立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

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

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

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

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麴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輶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

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
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
褻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園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
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下降刑之
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
部主言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
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
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

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
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
決初盜律贓四十足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匹十
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
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文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
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犯贓二丈
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

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

櫝

砧也

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閣修改舊文隨

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
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
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縋石懸於
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
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
賊二百匹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賊一匹枉法無多少

皆死賅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
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
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
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
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
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
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
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

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於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二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 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於

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
爲樂戶小盜贓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判定魏朝麟趾格又議
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武成帝河清三年
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
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鬪
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廢牧十二曰
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

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輶

輶音患

之其次梟首

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

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

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

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

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

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

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鑕輸作左校而不髡無

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
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
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
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
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
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
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
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

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
犯罰絹一匹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
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
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
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鑕以
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
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
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

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徑
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
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
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
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
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
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
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

行 後周文帝兼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

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

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

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

曰衛宮十曰市鄽十一曰鬪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

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

十八曰廩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

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

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
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
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
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
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
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
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
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

百里者鞭百答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
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
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
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
罪若報讐者造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
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拳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
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鑕之徒以
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拳而殺之市

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
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
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
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刑
金二斤鞭者以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
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
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
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

以一等爲差爲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
皆甄一房配爲雜戶其爲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
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
收中絹一匹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匹死罪者百匹
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
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
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
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

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仗羣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高頴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

年半二千里居作二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轆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

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

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
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
輻輳底壓踝杖枕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
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
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
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
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
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

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廢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

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豐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期

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
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
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
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
曰倉庫十四曰廩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
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
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
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

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 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

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
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
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
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
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
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唐
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又定

令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年正月頒行之刪
武德貞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
八卷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
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
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
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
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
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内外官人

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如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垂拱以來詔勅便於時者編爲新式二卷太后自製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識者稱爲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勅爲散頒格七卷

又刪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又勅刪定舊
格式令太極元年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刪
定格式令名爲開元律又刪定律令名爲開元後格至
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四百八
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
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
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
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

年九月奏上之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

下畧件文要節於後

開元十四年九月勅如聞用例破

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勅制不入新格式者望

並不在

名例律曰笞刑五

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

杖刑五

自六

行用

十至百其贖銅

徒刑五

自一年至三年其贖

流刑三

自二

從六斤至十斤

從二十斤至六十斤

流刑三

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以上俱杜氏通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六